

# 控制慾下的覺醒與犧牲

## ——論平路小說〈血色鄉關〉與〈人工智慧紀事〉

郭復升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通訊作者：郭復升

聯絡地址：237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人文大樓 707 室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辦公室

電子郵件：mwuming10115@gmail.com

投稿日期：2018 年 7 月

接受日期：2018 年 12 月

### 摘 要

〈血色鄉關〉與〈人工智慧紀事〉兩者分類上不屬於同類型的小說，但都牽扯到控制慾以及對權力的嚮往。平路雖為女性，卻有不少離散文學的創作，在當代的女作家中實在罕見，這點成為她個人的風格之一。她筆下的女性有多種形象，本文囊括兩種：妻子、女兒。身為一位有心理學專長的女作家，擅長刻畫角色心理來推動劇情，可以描寫男作家難以描寫的區域。筆者從角色間的互動關係著手，逐一分析兩篇作品的相異與相同之處。具相輔相成的關係讓角色的刻畫更為鮮明，權力的流動也更加透明，壓迫常和反抗同時出現，本文意圖剖析故事中它們的源頭跟展現的方式。

**關鍵詞：**人性、權力流動、角色心理

### 壹、緒論

平路，本名路平，1953 年生於高雄市，祖籍山東諸城，國立臺灣大學心理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統計學碩士，起初書寫以當代歷史為背景的故事為主，內容多為懷鄉、移民等家國思辨議題，<sup>1</sup>如：〈玉米田之死〉、〈臺灣奇蹟〉、《椿哥》等，和發散陰性氣質的傳統女系文學大相逕庭，後來她的作品漸漸從男性立場轉變成女性立場，廖淑芳〈通過鬼魅與自我相遇——論平路〈微雨魂魄〉中的公寓身體及其鬼魅敘事的「文類」特質〉提到：

1995 年《行道天涯》後，才轉入以女性敘述者發聲來書寫，1998 年出版的《百齡箋》短篇小說集中，小說敘述者便多是女性。<sup>2</sup>

她的作品有強烈的個人特色，經常會在虛構故事中穿插真實歷史，抑或由此反映出自己關注的社會議題。〈血色鄉關〉與〈人工智慧紀事〉兩篇作品，前者的標題「鄉關」有懷鄉之感，血的意象常與受傷、死亡聯繫在一塊，血與鄉關的組合透出悲涼。大綱描述情報員退役的主角，雖然卸下情報員的身分和妻子共度晚年，看似祥和，但過去當情報員的記憶仍

<sup>1</sup> 徐仁鴻：《平路家國書寫的研究》（嘉義縣：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頁 127-128。

<sup>2</sup> 廖淑芳：〈通過鬼魅與自我相遇——論平路〈微雨魂魄〉中的公寓身體及其鬼魅敘事的「文類」特質〉，《文學新論》第 8 期（2008 年 12 月），頁 96。

在他腦海裡揮之不去，某天由於患有精神障礙的妻子突然失控，翻出他的秘密，盛怒之下，他對結髮多年的妻子痛下殺手，最後接受法律的制裁。虛構的劇情夾雜中華民國撤退來臺的真實歷史以及真實人物「戴笠」<sup>3</sup>。作品運用時空交錯的敘事手法，把結局放置在開頭，小說敘事跨越數個時空場域，「主角擔任情報員的時候」、「殺妻前」和「殺妻後」三條情節軸線複雜且不規則交錯。

後者則是以科幻為背景的小說，「人工智慧」的概念放在當時是非常新穎的，它紀錄一場悲戀，科學家 H 為了榮譽以及對知識的追求，製造出機器人「認知一號」<sup>4</sup>，出於某些原因，他無法自拔地愛上親手創造的「認知一號」，然而隨著認知一號知識增長，能力超越他，漸漸對他失去興趣，不再受他控制，他因為無法接受事實，意圖破壞認知一號，不料卻遭反殺。全篇以科學家 H 與其所創之物「認知一號」情感上的流變為主軸，舞臺雖然處於未來，但人性的描述仍與現實無異，不脫對榮譽、權力的嚮往，同時也探討當時非常前衛的社會議題，當科技越來越發達，機器有沒有可能擺脫人類控制，反噬人類。看似類型截然不同的兩篇作品，實際上都與「慾」、「權」扯上關係，不過最終亡者的性別卻不同，因此本文從控制慾讓權力著手，意圖找出慾望與權力的交互關係，並思考兩者與最後殺人行為的因果。

## 貳、本文及注釋

### 一、角色權力上的互動

傳統性別二分法裡，男強女弱，男陽剛女陰柔，強者待在弱者身邊，以突顯自我的強大，雖然這樣的設定不適用平路早期的創作如：分別於一九八三年及一九八九年榮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首獎的〈玉米田之死〉和〈臺灣奇蹟〉中的悍妻，以強勢的女性身分嘲諷丈夫對於過去的情懷，重挫陽性的銳氣，<sup>5</sup>但〈血色鄉關〉裡，主角和「老七」<sup>6</sup>的描述很明顯可以看到這一層面，如此區別突顯平路勇於向不同的女性樣貌挑戰。主角沉浸於他人向他請教問題的感覺，老七宛如一面反應主角強大的鏡子，強化主角能力上的優勢，給予主

角自我滿足、獲取尊嚴的需求，塑造可靠、博學多聞的男人形象，<sup>7</sup>藉由女伴發散相對無知的氣息，主角獲得男性尊嚴的滿足，文中有一段：

「上次你說什麼來的？空飄氣球？」每回他起一個頭，老七就幫著講下去。故意做球給他接，他喜歡老七佯裝不懂地請教他。<sup>8</sup>

依據馬斯洛人類需求五層次理論，<sup>9</sup>主角刻意使老七提問，營造這種下對上的互動，透過懵懂無知的老七來獲取自尊需求的滿足。此外，依循馬斯洛理論可以得知主角是遵守理論拾級而上的。他有退休俸，有穩定的經濟來源，衣食基本無虞，滿足生理需求。國共內戰結束，且當保全期間，憑藉過去專業的訓練，有效率地分析生活圈內的人事物，一一排除假想敵，活在至少安全的區域，達成安全需求。主角扮演情報員、戴先生的追隨者、老七的丈夫等多重身分，<sup>10</sup>在現實中從妻子，在回憶中則從崇拜的對象戴先生身上汲取感情上的愛與歸屬感。

上文所述，主角主動取得自己想要的，掌控身邊的人事物，夫妻的互動幾乎由他主導。〈血色鄉關〉與〈人工智慧紀事〉角色間一樣都是上和下的互動，可是差別在於一個是夫妻，一個則偏向父女。聖經提及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所造，平路的〈人工智慧紀事〉即以類似的設定為根基，科學家 H 憑藉理念、所學創造「認知一號」，因為如同女兒／被造者般存在的「認知一號」出現，H 才被賦予父親／造物主的地位，H 應該是對應英文單字 Human，意即人類，他耐心授予人類所建構的知識給認知一號，使她擁有基本邏輯、富情感的反應。這個階段認知一號還不會拒絕，她只是一味「被動」學習知識，H 給什麼，她就學什麼，這跟〈血色鄉關〉中主角說什麼，老七就記什麼有異曲同工之妙。「我等著 H 來教我。

<sup>7</sup> 觀念引自梅家玲編：《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臺北市：麥田出版，2000年），頁80。

<sup>8</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臺北市：聯經出版，2011年），頁189。

<sup>9</sup> 該理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級，當人達成某一層級的最低限度後，才會追求更高一級的需要，如此逐級上升。莊耀嘉編譯：《馬斯洛》（臺北市：桂冠圖書，2000年），頁58-65。

<sup>10</sup> 主角多重身分的設定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平路作品中，平路早期著作〈玉米田之死〉中已出現過，篇中的敘述者「我」兼具大陸流亡學生、臺灣人、華裔美人三重身分，和參加釣運、嚮往祖國的陳溪山，二人失根與尋根的姿態相互呼應。如此安排不僅可以增加角色背景的厚度，還可以藉由特定身分與關鍵人物有所連繫，如：〈玉米田之死〉中主角與陳溪山，〈血色鄉關〉中主角與戴先生。郝譽翔：〈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論平路小說之「謎」〉，《東華人文學報》第4期（2002年7月），頁163-179。

<sup>3</sup> 真實的歷史人物，他忠於蔣中正，對情報員的要求相當嚴格，如同〈血色鄉關〉中的敘述，因空難而亡。蕭李居：〈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開展〉，《國史館館刊》第33期（2012年9月），頁6-29。

<sup>4</sup> 由於科學家 H 將「認知一號」塑造造成女性形象，所以「認知一號」在本文的代名詞為「她」。

<sup>5</sup> 相關論述詳見梅家玲〈「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收錄於淡江中文系主編：《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台灣學生，1999年），頁293-300。

<sup>6</sup> 老七在娘家排行第七，「老妻」諧音「老七」，故稱〈血色鄉關〉中主角的妻子為「老七」。

H 會給我下一步的指令吧？」<sup>11</sup>此時無知的認知一號襯托 H 的睿智，接著面對 M 和 B 對認知一號性能的質疑，H 總是立即把旁人眼裡毫無地位的她護在懷裡，顯現 H 相對高的力量，她的進步、她的完成，H 自詡為功臣，把功勞全數攬到身上，發表會的成果就是很好的例子，H 認為一切都是他的功勞，沒想過如果不是認知一號，他也許不會成功，相輔相成的關係被居權力高位的他徹底無視。

## 二、情感的交流與伴侶的抉擇

傳統社會男人掌管經濟，位居管理地位，握有權力的同時，壓力、義務連帶也一併承受。〈血色鄉關〉這篇，在家老七罹患的阿茲海默症日益嚴重，起初只是記性變差，到後來她甚至做出違法的事情，身為情報員的主角作為男人，為了照顧老七而辭掉保全的工作，還處理老七闖下的禍，看似活在當下，實際上他依舊緊抓過去不放。平路巧妙運用現實與過去穿插，營造時間軸的錯亂，破碎混沌的編排是主角人性錯亂的寫照。

主角付出錢、時間，身體力行，自認將老七照顧得無微不至，然而一切也許是場騙局，「這些年到底誰在騙誰？」<sup>12</sup>這句被獨立成一段落，極具強調的用意，不僅指責敵後特派員撰寫假的情報，另一方面也質疑主角對老七的照顧。付出的心力、犧牲掉的自由毋庸置疑是真的，但是否全然出自內心的真誠？這點有待商榷，兩人相處時的互動與其說是夫妻身心相連，倒不如說愛情夾雜些許「道義」上的照顧更為妥當，一連敘事「他對得起老七」，複誦強調他把老七照顧得無微不至，但照顧期間卻心繫往事，顯得他心不在焉，只因為結婚契約的網綁，逼得一個放不開過去的主角，不得不和阿茲海默症的老七綁在一起，成為名存實亡的夫妻。<sup>13</sup>

聽到〈繡荷包〉這首歌，主角隨即憶起過去，故鄉只能保留在心中，時不時拿出來回憶，老七成了他唯一的家，充當勾起記憶的工具，他忘卻不了煙雲往事，生活上給予老七物質幫助、照護需求，看起來像單方面付出，實則不然，因為他從老七身上攫取「家」的需求，他依靠老七這個唯一一個當下可以喚起他過去的人。

〈人工智慧紀事〉中 H 則被形塑成具備非凡特質，是一

位成就驚人的科學家兼哲學家，社會學家 Max Weber 稱這種類型的權威為神力(Charisma)統治，不是因為特別有經濟實力，也不是特別有社會地位，他的權威沒有傳統或法條可循，<sup>14</sup>但這樣的特質總能引來成群的崇拜者，例如：未開竅的認知一號認定他為造物主，長期協助他的測試員 B、前來採訪的記者都非常崇拜他，崇拜者之間甚至會為了他爭風吃醋。

(一)〈血色鄉關〉中投射主角自我意識的女性角色：老七 V.S.鳳珠

女人的力量天生比男人小，生理上處於弱勢，傳統家庭裡，女人婚後的經濟來源大多仰賴男人，居住地、生活範圍隨男人，更何況是需要照護、生活無法自理的女人。異性互動的事，男人可以做，卻自私地寄望女人眼裡只有他。老七複誦戴先生的話，順從主角的指揮，幾乎整篇唯唯諾諾，她並非得病才變得被動，得病之前就如此：

時間往後推移，後來才輪到鄧麗君。小姑娘的嗓子也不錯，幾首曲子老七一再地聽。那時候他只要踏進家門，唱盤上就是：「在夢裡，在夢裡見過你……」，後來聽壞了，跳針的唱片老七還當寶貝收藏著。哼唧唧地「見過你」，老七在想些什麼？已經嫁了他，老七還想遇見哪個男人？唱片在……說不定老七跟別的男人在一起，就變成了另一個女人，在床上採取主動，不會悶聲不吭，也不會像塊死豬肉只是任他擺弄。<sup>15</sup>

主角強烈的控制慾與老七的順從、被動不是以患病為分水嶺，這種地位關係打從婚後就開始，從這個橋段主角的意識流可以看出端倪，意圖剝奪老七的交友權，霸佔她心目中男人的位置，他質疑老七服從的真實性，或許服從只是身為女人對某些權力的放棄。鳳珠是主角的牌友，相較於老七對主角，氣息別具吸引力，擁有老七不能給主角的刺激，然而作為情報員，紀律凌駕於一切之上，比起愛慾，主角更加重視任務，況且有老七以夫為天的支持。老七認為一個女性只能應付一個男性：

老七立刻回答：「她啊，原名金碧輝，光緒……東條英機與金少山都拜倒石榴裙下。」「你忘了說，一個女的，幾個男的，怎麼應付？」老七問。<sup>16</sup>

老七的思想裡，一夫一妻的觀念根深蒂固，無法理解一個女

<sup>11</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58。

<sup>12</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88。

<sup>13</sup> 宋慶齡嫁給孫中山後，就一直支持丈夫，無論面臨革命或其他挑戰。見許黎雯〈論平路《行道天涯》中女性書寫的意蘊〉，收錄於蔡玫姿主編：《「跨國·1930·女性」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2017年），頁 206-208。〈血色鄉關〉中主角擔任情報員，工作奮鬥時跟老七的相處模式頗有《行道天涯》裡孫中山夫婦的影子，只可惜越趨越淡的情感催生必然的摩擦，情愛沒有如孫中山夫婦長久。

<sup>14</sup> 神力統治的權威取決於自身非凡的特質與被統治者的認同。韓水法：《韋伯》（臺北市：東大圖書，1998年），頁 246-259。

<sup>15</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84。

<sup>16</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97。



的如何應付多個男的，比鳳珠單純且安分，<sup>17</sup>再者鳳珠腦袋比她好使，接觸的人又多，人來人往中難免會走漏機密，主角深怕陷入感情太深，壞了任務，雖然心癢難耐，依然抗拒超越底線，亂了分寸，因此只把鳳珠當娛樂消遣。情緒需要有宣洩的出口，主角知道老七鮮少與人碰面，所以他有時會對她說真話，但由於不信任別人，為避免老七說溜嘴，告知前，強迫她發誓不可洩密。

若只注意表象的肢體互動，很容易認為老七和鳳珠影響主角，實際相反，將注意力集中在老七和鳳珠身上，明顯發現她們的真實性格並沒有顯現出來，行為舉止是用別人的觀點在描述。不論是老七的服從，還是鳳珠的誘人，她們的形象都是以「主角的觀點出發」，主角把意識投射到她們身上，將她們組織成符合自己期待的存在。

(二)〈人工智慧紀事〉中投射 H 自我意識的女性角色：認  
知一號 V.S. 測試員 B

設定的過程，H 認為認知一號必須輸入童年記憶，才可以成為真正的人。女人出生後，最初的身分就是女兒，女兒是女人最早接觸的馴化階段，受到長輩呵護、疼愛，生活在安全的領域，心理學家 Sigmund Freud 提出幼兒時期，約略 3 到 5 歲，女性會有「陽具羨慕」<sup>18</sup>，是女性特質的由來。認知一號不同於一般人，不是受精卵在子宮著床，從產道出生的生命體，她的起點就是一個機械組成物，被輸入各種知識，沒有親自歷經童年時期，若跳過這一段，她的一生將不完整，達不到 H 的預期，所以 H 為認知一號輸入他想要「她」知道的事，以便達到自己的目的。隨著知道的事情變多，不知不覺間認知一號開始擁有自我意識。

發表會時認知一號不負 H 的期待，展現成果，引用葉慈的詩來定義「人」，人是塵泥或血淚的複合物，她與塵泥或血淚混合，意即她認同自己被賦予「人」的身分，她在文學裡找到自己的歸所。機器人本身並沒有性別，認知一號的性別是人為增添的，完整的說，身高、體重、面容以及關鍵的知識等，全由 H 支配，她絕對是 H 意識裡最完美的存在，更是 H 為突破命運的枷鎖，自戀而複製出的自己，這就是她完全完成後，H 如此癡迷她的原因。

互動上觀察，H 和測試員 B 相處有一些時日，一來一往

<sup>17</sup> 老七的思想恰恰對應蔡淑芬《解嚴前後台灣女性作家的吶喊和救贖——以郭良蕙、聶華苓、李昂、平路作品為例》：「道德禮俗是箝制女性自主的緊箍；女性只是男性世界的一個點綴」。蔡淑芬：《解嚴前後台灣女性作家的吶喊和救贖——以郭良蕙、聶華苓、李昂、平路作品為例》（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3 年），頁 120。

<sup>18</sup> Sigmund Freud 提出當女孩看到男性的陽具時，她會羨慕起陽具，這是女性特質的由來。Sigmund Freud 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臺北市：志文出版，1979 年），頁 78-79。

舉止十分親密，也許比和認知一號認識的時間還要長，但是看到 B 彷彿看到他所厭惡的自己，認知一號說：「你想你寧可平凡，平凡的女人給你很大的安全感」<sup>19</sup>，H 和 B 同為人類，有著類似的人生歷程，雙方有種親切感，可是矛盾的是，H 恰恰厭惡這樣的人、這樣的 B，故心生焦慮，在「自衛機轉」<sup>20</sup>的驅使下，心理有意或無意的調整，選擇愛上認知一號。

### 三、覺醒與犧牲

#### (一) 角色縱的繼承

平路勾畫〈血色鄉關〉中情報員主角時，不是一筆道出他所有的性格，而是一點一點洩漏，像拼圖般直至故事結尾，其形象才算完整呈現。主角沒有名字，從頭到尾用第三人稱的「他」指稱，象徵他活在記憶的軌道上，軀體存在，內心想卻與現實分屬不同世界，沒有融入現實生活，所以沒有被賦予名字。軍中戴先生是主角的上司，他改名為「戴笠」，是主角崇拜的對象，也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從事特工與間諜工作，曾負責國民政府情治機關，有一次出任務，死於軍機撞山的意外，故事裡他的死因和現實如出一轍。軍機撞「岱」山，不論是軍機還是山，都受到某種程度的破壞，機艙裡頭的人死了，山也受創，戴先生壯志未酬，他沒有帶走成功、榮耀，心靈貧窮地去世。<sup>21</sup>戴、岱、代讀音相同，戴先生死亡，「岱」山受創而依舊存活，空難發生後，繼承其精神的主角算是掛了一半，受創的岱山代指主角的命運，受了傷，但繼續存活在世上。故事裡主角不時反覆戴先生曾說過的話，奉其授予他的基本守則：「『思想堅定、忠貞不移』，愈到緊要關頭愈顯出沉着冷靜」<sup>22</sup>為圭臬，必要時機械式地依循領受的教誨行動。<sup>23</sup>戴先生並沒有死，而是用主角的身體活著，主角則「代替」戴先生這個角色，主角一字不漏地背出戴先生的名言就是證明：

<sup>19</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78。

<sup>20</sup> 心理學名詞，它源於潛意識，是人類為了避免精神上的痛苦、緊張焦慮、尷尬、罪惡感等狀態，有意無意間使用的各種心理上的調整。Joseph Rosner 著，鄭泰安譯：《精神分析入門》（臺北市：志文出版，1979 年），頁 80-82。

<sup>21</sup> 戴笠影射主角對於自己情報員身分的認同，是〈血色鄉關〉中的重要角色。小說當中闡述戴笠的命名緣由：「萬事倏忽如疾風，莫以君車輕戴笠」，並引〈風土記〉：「卿雖乘車我戴笠，日後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君當下。」依循這兩段古文的示意，筆者認為小說中的「戴笠」不單指人名，另透露清貧的意涵。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81-182。

<sup>22</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75。

<sup>23</sup> 鐵的意志、鐵的紀律、鐵的體魄，那是當年特工學校柱子上的三句口號。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89。

他起個頭，提醒老七，「早在抗戰期間，戴先生就已經說出……我們真正的敵人是……」提了好幾次，老七總算可以接下去：「敵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產黨。……他再次糾正老七，我們主任說的是「頑敵」，不是「敵人」。<sup>24</sup>

好幾次、再次，這些頻率副詞的出現以及糾正錯誤，一再顯示主角的崇拜之心，對於戴先生所說過的話謹記在心。「頑敵」、「敵人」這兩個意義相近的詞，即便互換句意也相距不遠，根據語言學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 「言語」<sup>25</sup>的概念，言語會受個人意志支配，用詞上可能會表達個人習慣、思想、立場。戴先生習慣以「頑敵」來稱呼敵方陣營的人，主角記取這個習慣，同意這個立場，並傳承給老七。

筆者細讀主角和女記者會談段落的文句，可以發現戴先生之死是主角人生的巨大轉捩點，是他回到平凡生活，陪伴老七的轉折，會談的最後一句話，他心想：「戴先生一走，就再沒有間諜這個行當。」<sup>26</sup>然後說：「我這年紀，活著，也等於死了。」<sup>27</sup>戴先生死後，他即不是以他的靈魂活著，而是承襲戴先生的思想，作為戴先生活下去。大陸的變色除了指改朝換代外，也指主角人生的轉變。他和戴先生的關係非比尋常，他們的羈絆十分強烈。

主任的名言是：「等，值得等。」……他在老七面前，永遠叫戴先生「主任」，戴先生與自己關係不同。戴先生走了，「主任」的門徒好像失怙的孤兒。落難在這海島上，境遇一個比一個慘。<sup>28</sup>

從地理推論，海島應該指臺灣，稱呼戴先生為主任是為其追隨者的表現，形容失去戴先生的門徒是喪父的孤兒，可見他在主角心目中的地位猶如父親一樣舉足輕重。處於戰爭的非常時期，軍中情報組織的權威是絕對的，上級樹立的規範，下級要絕對遵守，主角內化這股思想，無形中規則禁錮他，離開組織後，他沿襲過去的習性，仍然對陌生的環境保持警覺，身手矯健的跟蹤習性，還有穿著中山裝不敞開領口以及有效率地分析環境。他生活過得非常謹慎，所受的對待、訓練原封不動地搬到家裡，條條規則施加在老七身上，包括：  
1.要求老七背誦戴先生的名言錦句，一旦發覺謬誤，便如同長官般糾正。  
2.明訂規則，限制老七出門次數，他希望患阿茲海默症的女子可以免於危險，才出此下策。普通人控制病

患是「知識權」的展現，此時老七的主體性蕩然無存。以上都是軍中規矩的延伸，軍中上司和下屬的關係對應丈夫與妻子在家的關係，一方面確立組織規則，也就是壓迫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則提供主角負面情緒抒發的管道。

有別於〈血色鄉關〉中主角先是承接戴先生的思想，而後傳給老七，父死子繼、夫傳妻的傳承方式，〈人工智慧紀事〉像是父女傳承的關係。言語控制方面，〈人工智慧紀事〉中認知一號的學習歷程有別於老七，她剛出場時和 H 將記載基本規範的磁片嵌入她的記憶、重組電路後，前後的遣詞用字形成極大的對比：

「什麼是『我』呢？」上星期學習，簡單，邏輯，簡單，邏輯，反射性地——在對話，出現……從紀錄我又重新建構我的輯邏，不，輯邏。<sup>29</sup>

磁片嵌入、重組電路後：

我開始警覺到周遭的變化，以往，好個愚笨的我，我真是忽略了許多重大的線索。讓我不安的首先是，H 對其他，那些與我相像的機器人同樣溫柔、同樣地有耐性。<sup>30</sup>

H 是「主體」，認知一號是「客體」，H 把他認為有用的知識加諸於認知一號，打造成自己理想的樣貌，目的是讓機器人達到他心目中「人」的境界。上方兩則引文的轉變顯示認知一號的「我」已產生，剛創造出來的認知一號吸收 H 授予她的東西，繼承 H 心目中「人」的形象，她彷彿人類的嬰幼兒時期，意欲有存在的感覺，深知進步可以換取鼓勵，這樣的想法產生「加速度」進步的動能，經由像「人」來獲得 H 更多的鼓勵、關注，好讓自己有存在感。<sup>31</sup>平路藉由敘述認知一號的暗付，表示她已有「獨立思考」、感知環境的能力，為了符合 H 的期待努力，她的進步可歸因於知識。反觀 H，人原與知識是和諧的，知識有助於人，因為知識，他創造出仿真的機器人，但過度追求知識的結果，是被知識反噬，產生人與知識的「異化」：<sup>32</sup>

「搞了半天，原來你是瞧不起整個人類，」M 憤然地：「你沒有把『人』，把人的『思考』賦予特殊的地位……

<sup>24</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82。

<sup>25</sup> 定義詳見 Jonathan Culler 著，張景智譯：《索緒爾》（臺北市：桂冠圖書，1996 年），頁 21。

<sup>26</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86。

<sup>27</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

<sup>28</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90。

<sup>29</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56-257。

<sup>30</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60。

<sup>31</sup> 這裡意指該時期認知一號有「存在焦慮」，需要他人投以目光，才能感覺自己的存在。觀念引自 Simone de Beauvoir 著，邱瑞鑾譯：《第二性》（臺北市：貓頭鷹出版，2015 年），頁 488-489。

<sup>32</sup> 這裡指 H 因為理想被認知一號左右，身為造物主的他反倒遭被造物（認知一號）控制。孫中興：《馬克思「異化勞動」的異話》（臺北市：群學出版，2010 年），頁 29、100-107。

「人類的歷史，就是自宇宙中心、進化中心、理性中心墜落的過程。遲早，人類要承認機器人與我們平等，他們的『人工智慧』比我們更有潛力、更為前途無限！」

33

H 是機器人的造物主，理論上凌駕於被造物之上，不過深入觀察，當他將理想投射在被造物身上的時候，由於必須靠被造物才能實現理想，所以他及理想就反過來被被造物——機器人控制。他更進一步模糊「人」與「機器人」的界定，「我要——我還要你比『人』接近於完美」<sup>34</sup>，視理想比人類，比自己的身分更加重要，徹底將「人本位」去中心化，人不是原本的人，還包括其他物種。

另外，認知一號也是 H 的投射，承襲他的影子，不可拒絕地吸收理性的知識。現實世界的桎梏，人生的不順遂，又或者難以實現的幻想，種種不能隨心所欲的阻礙，這些苦悶人都嚐過，而與理性對立的感性就是用來發洩苦悶的地方，感性的境地有無限的可能，能夠讓人實踐現實所不能實踐的東西，因為感性可以是與世隔絕的，這正是 H 追求感性的理想，看不起所有被現實壓抑的「人」，創造出認知一號的原因，好比認知一號看透事實，開始對現實感到無趣後，愛上感性的文學，都是不滿命運的抵抗。

### （二）轉變的契機——物的意象

〈血色鄉關〉中主角服從戴先生，軍中組織觀念扭曲他的人性，也讓他與家人之間情感疏離，老七服從他理念中的戴先生，是服從精神的傳承，他的理想是老七永遠服從，但病人難免會有失控的時候，而失控行為引來殺機是故事的「轉折」，老七觸碰不該碰的東西，雖然碰的只是個裝幾件小物品的不起眼餅乾盒，但它卻象徵主角無法忘懷的記憶。打開盒子，除了掀開主角的秘密，也讓主角明白一個殘酷的事實——過去已經過去了。

他推開門。老七抱著從來不准她碰的餅乾盒。他三步兩步趕過去。「乾了，」老七看著手裡的空瓶子，很不情願地說。那曾經是他的寶貝：一瓶顯影液，一本手抄的密碼本，還有幾件臨時易容用的道具……豬鬃做的鬍子長了霉，散落成一塊一塊。<sup>35</sup>

原本乖順的老七突然違反主角制定的鐵則，伴隨盒子被打開，主角被一記當頭棒喝，「他告訴自己……他的過去回不來了」<sup>36</sup>，物換星移，走過的時間不可能倒回，他很清楚，他

只是鑽牛角尖，不願面對。偽裝道具發霉散落，平路利用這個橋段，首次指出主角自認輝煌的過去已成空，這樣的轉折揭開現實的面紗，後續劇情節奏加快，主角的情緒開始沸騰，精神開始錯亂。

不同於〈血色鄉關〉一次且突發性的轉折，〈人工智慧紀事〉是多次、階段性的，每次的轉折都使認知一號有些許改變。認知一號在一次次轉換心境時，平路頻繁地使用梔子花的香氣這個意象，點出認知一號的蛻變。H 與認知一號的相互傾慕沒有走到結尾，平路運用「反高潮」<sup>37</sup>的手法，在故事裡埋入多次轉變，一反陰性言情小說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套路。首先，沉浸梔子花的香氣，認知一號內化文學字詞的精粹，認同「人」這個物種的身分。第二次是超越理性限制，現實已無可以跟她討論思想的人，她感到寂寞，不再愛慕 H，移情別戀到感性的 L，從前面文學洗禮推測 L 應是指 Literature，文學之意。最後，她在正當防衛下，殺了創造她的 H，受感性薰陶的她已上升到另一個境界，睥睨群物，就像之前 H 瞧不起人類，她將人徹底物化。

### （三）跳脫容忍的臨界點

〈血色鄉關〉中老七一再觸碰主角的底線，疑竇在主角的內心恣意蔓生，他心底譜出「暗處有人接應吧」<sup>38</sup>的幻想，並且意圖做出「破解敵人的陰謀」<sup>39</sup>的行為，混淆真假，竟殺害一個因病失智，陪伴他多年的老七。家裡沒有敵人，只有老七，敵人完全是他捏造的，是活在他心中不實的存在。其實「過去」長期壓抑他，壓抑積累的能量一直無處釋放，打開餅乾盒是導火線，長年受壓迫的心理創傷延後引爆，老七脫軌的舉止就像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一切的負能量爆發，老七成了現成發洩的對象。前文提過老七是由主角的意識構成，所以老七的反抗其實也是主角對過去回憶壓迫的反抗。訓練有素的主角手刃老七之後，不慌不忙故佈疑陣，營造老七意外摔死的假象，然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穿插的故事透露，最終他仍逃不過法律的制裁。

那時候上樓搭電梯，法警陪在他旁邊。……他試過，窗戶不能夠外推，看不見外面的天光。他們說這間牢房是戒護監，特殊待遇。早些時候所長來打招呼，還有位醫官探頭探腦。怕他年紀大的人想不開，一了百了。<sup>40</sup>

<sup>33</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63。

<sup>34</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64。

<sup>35</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00。

<sup>36</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03。

<sup>37</sup> 當劇情即將發展到高峰，作者筆鋒一轉，劇情忽然不往預期的高峰推進。M. H. Abrams, Geoffrey Galt Harpham 原著，蔡佳瑾審譯，吳松江原譯：《文學術語手冊》（臺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 年），頁 25-27。

<sup>38</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08。

<sup>39</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

<sup>40</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80。



警方逮捕殺人的主角，過去的回憶拘束主角的精神，而現在，真實的牢籠困著他的肉體，雙重囚禁的結局加深劇情的悲涼感。主角在加裝柵欄的警車內往外看，內心逕自獨白：「最後一眼，這輩子再沒有出去的機會」<sup>41</sup>。不論多麼謹小慎微，以前受過多少磨練，時代不斷轉變，人的步伐不可能停滯不前，舊時代脫罪的手段不敵新時代科學的採證，這裡平路再次否認主角的過去，打擊他引以為傲的信念。

〈血色鄉關〉的主角倚仗體能優勢殺害老七，但〈人工智慧紀事〉的 H 就沒能成功消滅不順從。認知一號智能一天天膨脹，撼動到 H 的地位，深感不安的 H 把她定位成「不同於他那類的人」的新物種。依據著名哲學家 Jacques Derrida 的「延異」理論，<sup>42</sup>所有的符號沒有最終的解釋意義，原本血肉之軀的人才能稱為「人」這個符號，然而故事裡被人性化機械體也稱為人，視為「不同於原本人類的人」，打破傳統人的定義，人的字義產生動搖，新增其他意義。認知一號大幅改變，讓身為她創造者的 H 喪失優勢地位。

我愈來愈熟知 H 的理路，給他一個指令，就能夠準確地(而且長效性地)撩撥到 H 大腦溝迴裡的「快樂中心」。H 卻經常在持續的滿足之後惶恐莫名。最近幾次，H 簡直是懷然地瞪住我未曾被激起的面容：「我已經到我的極限了。」H 沮喪地說。而他說得很對，我愈來愈不費力氣，就在一次次邏輯思辨中占盡上風。<sup>43</sup>

H 和認知一號談起柏拉圖式的愛情，可視為理性、哲理的碰撞，他們用思緒交纏取代肉體接觸。當「掌權者」轉換，主被動的位置顛倒，認知一號足夠聰明到 H 無法掌控的地步，青出於藍的行為令原本長期處於優勢地位的 H 很不是滋味，不顧對方的「自我意識」覺醒，<sup>44</sup>早已不是可以輕易操弄的無知機械體，抑制不住控制慾，理智斷線地意圖摧毀他一手創造的自戀投射物。<sup>45</sup>認知一號已「人」化，精確來說，她

是人性與機器的綜合體，兼備兩者特質，推翻「人」本體論固定特質的體系，人的共通本質是具有理性，<sup>46</sup>面對攻擊，她理性反擊。

知識就是權力，與 H 能力大於 B，所以某些時候敷衍 B 類似，當認知一號超越 H，理所當然就會敷衍 H。「我曾經仰望、我曾經愛過——在我還不是上帝的時日」<sup>47</sup>，她殺了 H，可以看成「篡位」的舉動，替代 H 成為上帝，開始創造名為 L 的東西，奪權之後，步上 H 的後塵，或許又是一場輪迴的開端，平路沒有斷論，留給讀者想像的空間。當機械的智慧超越人類，是否還會服從人類，還是會像認知一號一樣，反噬輕視她的人類？這篇小說其中的寓意不僅指出權力會引發反抗，還發出人工智慧可能取代人類的警訊，由於本文主要探討控制慾跟權力，機械反噬人類的議題就不多加贅述。

### 參、結論

平路以流暢的筆法推演劇情，運用心理的刻劃、人物間的互動來繪製角色形象，思辨權力的流動以及形成，無論是〈血色鄉關〉身為情報員的男主角，抑或是〈人工智慧紀事〉中科學家 H 都反映出人們控制的慾望，一廂情願活在自我的思想裡。作品中的角色刻劃得非常深入，劇情相對簡單明瞭，主要解釋人「慾」的展現和「權」的流變。綜合以上論述，兩篇作品皆是標準的「大人物藉著理念創造歷史」的觀點，戴先生偉大的意志傳承給所有他的追隨者，他的死轟轟烈烈，是推動整體故事進展的重要功臣，衝擊主角的人生。H 依憑專業知識及追求理想的心，開啟人類史上新的篇章，創造出「新人類」的物種，「創造」這個動作是劇情的核心要素，也是故事的開頭。

雖然前行研究者指出平路小說自 1995 年《行道天涯》後，敘述者從男性轉為女性，<sup>48</sup>不過本文探討的兩篇作品，男女敘述視角的分野其實不明顯，藉由把角色的自我意識投射到另一個角色上，達到雙方，甚至延展到多方敘述的效益，使讀者彷彿觀察到一方以上的敘述者，即便故事中專注敘述一方的內心，但因「自我意識投射」的特點，從一個角色推敲到另一個角色的結果，單一觀點被擴展成類似全知觀點，模糊單純男性或女性敘述的邊界，此外，「自我意識投射」又可以是控制慾的延伸，如情報員主角和科學家 H 視女人為自己的財產，控制女人對他們而言，可以說是一種「享樂的追

<sup>41</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176。

<sup>42</sup> 相關論述詳見 Jacques Derrida 著，張寧譯：《書寫與差異》（臺北市：城邦文化，2004 年），頁 403-413。

<sup>43</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80。

<sup>44</sup> 父女關係為主軸的作品〈未了〉中，女兒攻擊父親的手段與認知一號有差異，她開頭即與父親對立，直至生命的最後依然維持，無任何轉折，她用自己的死成全報復，確立平路筆下呈現父女衝突結果的多元。郭蔚真：《平路小說女性書寫之研究》（雲林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年），頁 37-38。〈未了〉、〈血色鄉關〉與〈人工智慧紀事〉三篇都環繞覺醒與犧牲，〈未了〉中的女兒同時扮演覺醒者及犧牲者的角色，如同〈血色鄉關〉中的老七，而〈人工智慧紀事〉中覺醒與犧牲的角色為不同人。

<sup>45</sup> 呂明純的研究指出 H 對認知一號的愛情，不過是造物者的自戀投射，筆者也有相同的觀點。呂明純：〈人類主體神

話的「解構」或「超越」？——試析平路〈人工智慧紀事〉，《問學集》第 10 期（2000 年 10 月），頁 15。

<sup>46</sup> 觀念引自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市：女書文化，2012 年），頁 8-9。

<sup>47</sup> 平路：《蒙妮卡日記》，頁 286。

<sup>48</sup> 廖淑芳：〈通過鬼魅與自我相遇——論平路〈微雨魂魄〉中的公寓身體及其鬼魅敘事的「文類」特質〉，頁 96。

求」。<sup>49</sup>

情報員主角和科學家 H 雖是不相同，卻又相近的人，前者作為他人的延伸，困在名為歷史的囹圄，作繭自縛，後者想逃離人悲慘的命運，純粹沉醉於自己的理想。共通的地方為：男性領導趨勢，彰顯陽剛特質，視女性為「他者」<sup>50</sup>，加上女性知識匱乏，難以有「自主性」，必須仰賴男性在各方面的支持。老七從頭到尾都受制於丈夫，最終也因他猜忌心作祟，死於非命。平路借疾病的手，揭發社會的騙局與假象，批判父權神話。

當認知一號活出自我意識，她的創造者 H 不再能掌控她，便失去理想摧毀如女兒般存在的她，然而權力位置的改變，導致屈居弱勢的 H 無法達成目的，慘遭反殺。值得一提的是，同樣有覺醒與犧牲，〈血色鄉關〉中覺醒與犧牲的角色為同一人——老七，〈人工智慧紀事〉則不同。

兩篇作品分別描寫兩種不同的女性身分：妻子、女兒。〈血色鄉關〉中老七是個典型封建體制下，遵守三從四德的女性，嫁給情報員，因丈夫工作的緣故，夫妻不常見面，但她仍不離不棄，謹守本分，患病之後，更明確看到她自主性的喪失，她在主角的要求下，繼承戴先生的精神。對於主角來說，她到底是什麼？微觀論之，她只是一個用婚姻聯繫、順從，且不如「過去回憶」的個體，因為「過去回憶」的陰影殺了她，更顯她的價值在主角心中份量低微。<sup>51</sup>

另一位是「人」化的女機器人——認知一號，她代表女兒的身分。平路筆法流暢，富有思辨哲想地詳盡描述認知一號從女兒蛻變成上帝的過程，將無機物描寫得有血有肉。認知一號的進步、成長彷彿 H 的縮影，然後想要脫離家庭——世俗的控制，剛開始她活在 H 的保護傘底下，受盡呵護，但知識讓她有突破現況的力量，就像 H 極度想要擺脫現實的框架。相較〈血色鄉關〉中女性因體能劣勢而革命失敗，〈人工智慧紀事〉中認知一號利用科學的力量促成革命成功。

「翻轉」是兩篇作品的共同點，過多壓迫的產物不外乎就是找出口宣洩、反抗，這樣的局勢下，結尾必將落入各自的悲劇，「爆發」將是必然的結局，「殺害」在這裡並不驚悚，更多的是透露人的悲慘及無奈，依循社會固有體制後的犧

牲。故事內容上演控制、迫害、殺害等等令人不堪入目的種種作為，表面醜陋、粗鄙，卻正濃縮社會的陰暗，讓人省思社會的真實樣貌。

## 參考文獻

- 平路 (2011)。蒙妮卡日記。臺北市：聯經出版。
- 呂明純 (2000年10月)。人類主體神話的「解構」或「超越」？——析平路〈人工智慧紀事〉。問學集，10期，1-18頁。
- 林克明 譯(1979)。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臺北市：志文出版。(原著於1905年出版)。
- 邱瑞鑾 譯(2015)。第二性。臺北市：貓頭鷹出版。(原著於1949年出版)。
- 唐荷 (2010)。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臺北市：揚智文化。
- 孫中興 (2010)。馬克思「異化勞動」的異話。臺北市：群學出版。
- 徐仁鴻 (2013)。平路家國書寫的研究。碩士論文，嘉義縣，南華大學文學系研究所。
- 郝譽翔 (2002年7月)。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論平路小說之「謎」。東華人文學報，4期，163-179頁。
- 張景智 譯(1996)。索緒爾。臺北市：桂冠圖書。(原著於1976年出版)。
- 張寧 譯(2004)。書寫與差異。臺北市：城邦文化。(原著於1967年出版)。
- 梅家玲 編 (2000)。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臺北市：麥田出版。
- 淡江中文系 主編 (1999)。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台灣學生。
- 莊耀嘉 編譯 (2000)。馬斯洛。臺北市：桂冠圖書。
- 郭蔚真 (2009)。平路小說女性書寫之研究。碩士論文，雲林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
- 楊庸一 譯(1979)。圖騰與禁忌。臺北市：志文出版。(原著於1913年出版)。
- 廖淑芳 (2008年12月)。通過鬼魅與自我相遇——論平路〈微雨魂魄〉中的公寓身體及其鬼魅敘事的「文類」特質。文學新論，8期，93-127頁。
- 蔡佳瑾 審譯，吳松江 原譯(2012)。文學術語手冊。臺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原著於2008年出版)。
- 蔡玫姿 主編 (2017)。「跨國·1930·女性」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
- 蔡淑芬 (2003)。解嚴前後台灣女性作家的吶喊和救贖——以郭良蕙、聶華苓、李昂、平路作品為例。碩士論文，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
- 鄭泰安 譯(1979)。精神分析入門。臺北市：志文出版。(原

<sup>49</sup> 筆者認為無論是〈血色鄉關〉中的主角，還是〈人工智慧紀事〉中的 H 都把對他人的控制當作享樂來追求，作為人生的一個重要目的。Sigmund Freud 著，楊庸一譯：《圖騰與禁忌》(臺北市：志文出版，1979年)，頁9。

<sup>50</sup> 「他者」(The Other)是已被定義者(男性)之外的另一個，是相對於有主見者(男性)的聽命他人者。唐荷：《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臺北市：揚智文化，2010年)，頁108、182。

<sup>51</sup> 本文研究的老七偏向《平路小說女性書寫之研究》所提出的保守觀念的妻子形象。郭蔚真：《平路小說女性書寫之研究》，頁45-57。



著於1962年出版)。

蕭李居 (2012年9月)。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開展。  
國史館館刊, 33期, 1-32頁。

韓水法 (1998)。韋伯。臺北市: 東大圖書。

顧燕翎 主編 (2012)。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市: 女書  
文化。

# Awakening and Sacrifice under the Desire for Control — On Ping Lu's Novels: Journey back into Memory and Recor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Sheng , Guo

Graduate Student, Master's Program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Abstract

Journey back into Memory and Recor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ll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novels; however, both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esire for control and the yearning for power. In what is truly rare among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s, Ping Lu produces a host of creations of diaspora literature, one of her personal styles. There are multiple images of women characters created by her, and this article covers two of them: wife and daughter. As a female writer with expertise in psychology, she is adept at portraying the psychology of characters to push the story forward and is able to describe areas that are difficult for male writers to depi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se two works one by 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With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making the portrayal of characters more distinct and the flow of power more transparent and with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often occurring simultaneousl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ze their sources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are presented in the story.

**Keywords:** humanity, flow of power, psychology of characters